

池莉

著

和女儿 一起长大

爱，
本身就是教育。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池莉
著

和女儿 一起长大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和女儿一起长大 / 池莉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 5
ISBN 978-7-5302-2005-4

I. ①和… II. ①池…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12518 号

和女儿一起长大
HE NÜER YIQI ZHANGDA
池莉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版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3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2005-4
定 价	49.5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序

都知道，做母亲真好；也都知道，做母亲好累。

感谢命运，我却没有资格称累，因我孩子，真没累着我。2012年12月15日，这一天，是我女儿亦池的硕士毕业典礼。当我坐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古典雍容的大礼堂，从电子屏的滚动播放中，目瞪口呆地认出了该院历届著名校友中的克林顿、布莱尔、安南、曼德拉和索罗斯，而26位其他国家曾任或现任政府首脑人物，几十位英国国会议员和贵族院议员，1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许多以政治体系、经济思想和社会发展的种种重大研究深刻影响了全球的校友们，我一概有眼不识泰山。这一刻，我内心陡起狂喜波澜。这波澜并不完全起于这些风云人物——以我现在的年纪和经历，我已经能

够明白：LSE 再多风云人物，也并不等于我孩子是风云人物；再好的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都会是普通人。这波澜主要起于我孩子，她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起过 LSE 在世界上是如何的牛。考研的时候，她只简单对我解释了一下她的选择：“LSE 真的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从考取到毕业，读研全过程，就这一句话。年纪轻轻，居然已经有了几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涵养——我的狂喜在这里：从 C.C 中学到 UCL 大学到 LSE 读研，我孩子学习的不仅仅是知识，更修习了人生涵养，这才是真正的立身之本，她成人了！再看我女儿，头戴方形帽，身穿紫领袍，健康漂亮，欢喜从容，缓缓登台。二十三年，这么快，这么近，这么梦幻，这么欢喜。

曾经，我的第一感觉相当沉重。当孩子刚刚出生，当我凝视怀里的小人儿，我突然害怕了。我怀疑自己要孩子是心血来潮轻举妄动。这是一个变化多端充满未知的时代，一个焦虑躁乱人心骚动的社会，一个日益败坏的产业化教育，一个逼子成龙的恶性竞技场，一个连住房都没有的清贫小家庭，一个满月就得上班跑月票的高龄初产身体瘦弱的妈妈，一个哪怕能够帮忙带一天婴儿的人都没有的窘境，怎么养得好孩子？怎么对得起这个无辜的小人儿？我是傻了吧？！

然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尽管我的确是很傻，尽管后来我们遍尝生活的苦头，我们依然茁壮成长

起来。如今蓦然回首，我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傻人有傻福的母亲。是孩子给了我福气。孩子比我想象得更有生存能力！比如说，从孩子十五岁决意报考英国高中，一直读到硕士毕业，我都没有检查过一回她的作业：我好轻松！还有什么比轻松做妈妈更幸福？！

因此我要写《和女儿一起长大》。我这个妈妈能够给孩子的，只是：一叠纸，许多字。

《和女儿一起长大》是从亦池生命诞生到硕士毕业的经历。她五岁那年的《怎么爱你也不够》和她高考那年《来吧，孩子》，已经融汇其中，只是当今天变成昨天，当昨天变成历史，以前书写过的那些困难在当时似乎难以逾越，一路走来被教育潮流和身边舆论所左右的焦虑和操心，那些不快、争吵、激愤和暴怒，现在终于知道如何举重若轻地去对待了，可惜我只能生养一个孩子。为此，赠给我的孩子，赠给我孩子的孩子，赠给所有翻开本书的读者：福气，当然来得越早越好！

01 序

001 你从哪里来我的孩子

我蓄积着科学家的勇气，时刻准备着，将来一定客观而坦率地回答孩子发育以后的再次提问。然而，一把劲儿攒了二十多年，孩子却再也没有问过“我从哪里来”。

005 来自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那天是沙沙细雨，我的长筒胶鞋踏着人行道积水发出唧唧声，我觉得自己的足音既悦耳动听又惊天动地，因为奇迹发生了！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在步行！因为我身体很豪迈地拥有着两颗心！

014 当爱情进入凡尘

文学替我制造了一场爱情梦幻，文学让我善于寻找并放大自己的幸福，文学为我从垃圾堆升华出诗情画意，文学给我战胜困难甚至是灾难的勇气和力量。

022 艰难出世与人间奇迹

看着小亦池如此精致细小的五官，看着她那细腻如凝脂的眼皮抖动起来，看着她慢慢睁开眼睛，看着她这双纯净无比的眼睛，我既欣喜又心酸还生生地心疼，那真是大千世界万般寻觅也无法言表的感觉，唯有神迹给予证明。

030 好梦凭借好书

真没想到：一本好书，竟有这样的！我心态终于平衡了。可见，人的福气并不一定靠人带来，靠学习他人智慧，福气也许来得更为稳定和长远。

038 被教育吓坏了

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纯粹是一个完全不能够成立的狗屁逻辑。因为人生根本就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更没有什么整齐划一的起跑线。

046 孩子的强大超出想象

对于孩子来说，智慧的重要远远超过课本知识。拥有智慧的孩子，课本知识的学习会变得非常容易理解和掌握。而缺乏智慧的孩子，课本知识即便强迫死记硬背也是无法消化的苦果。

058 母亲溺爱是必须的

我必须溺爱我孩子虚弱的地方，我必须以溺爱增强我孩子的软肋。好让她逐渐适应这个专横跋扈的社会，适应竞争社会弱肉强食的环境……慢慢变得不那么胆怯害怕和窝心难受，慢慢往人群当中去。

068 恶战中国学校

一个人在某些时刻，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体面，就必须战胜一些他们很厌恶的东西……我们还很不喜欢应试教育对个人生命的戕害。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战胜它！

099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亦池也很清楚地看到，连大学教育也在改革开放中发生剧烈的变化，资本与市场使得大学日益体制化、官僚化和商业化。大学教育中的学术与思想，自由与创造，显然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戕害……亦池行不通了，我们行不通了。

124 世上处处行路难

我的孩子，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复杂的，但是复杂并不表示最后结果不好。只要自己冷静，坚持和随机应变，复杂的过程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个好结果。

140 英格兰玫瑰有坚硬的刺

英格兰玫瑰的尖刺，就是这样坚硬。想要采到玫瑰，就得不怕尖刺的扎伤。亦池是心甘情愿的，即便扎伤，也在所不惜。

168 英式高考

我的孩子在不断地进步。这进步不是学习上的小聪明，而是人生智慧，是越来越多的幽默感，是英国老师们对亦池人生智慧和幽默感的言传身教。如果亦池如此继续进步，那么她岂止能够驾驭考试呢？人生的考验，谁知道还有多少？一生的平安顺利，才是真正的好。

200 成为大学生，成为硕士，成为人

十八岁，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你是一个拥有完全个人权利的人了。这就意味着：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了。

217 致我从未离家出走的女孩

二十三年，这么快，这么近，这么梦幻，原本我一直以为是我们抚养孩子，却原来是孩子在馈赠我们：从怀孕到此刻，多少美梦成真！而我，现在，能够回赠孩子的，只是：一叠纸，许多字。

你从哪里来我的孩子

“妈妈，我是从哪里生出来的？”——这几乎是全世界所有孩子都会问的一个问题。

我小时候，我们家大人的回答是：“你是捡来的。”据说大街上有个女疯子，喜欢到处翻垃圾，有一次从某垃圾堆翻出了“我”，就把“我”抱到了“我”家大门口。

岁月匆匆，一转眼，就轮到我要回答我自己孩子了。小女亦池三岁，一上幼儿园，问题就来了：“妈妈，我们班小朋友的妈妈，她是从她妈妈胳肢窝生出来的，还有小朋友妈妈说他是从脚丫子生出来的，我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我坦然回答：“从妈妈肚子里。”

这一刻我简直非常庆幸我那惨痛的剖腹产，庆幸我可以

巧妙地偷换概念，庆幸自己不用尴尬和说谎。最多不就是向孩子袒露一下腹部的手术疤痕么？果然亦池追问：“可以让我看看吗？”

当然可以。我大方地掀开衣襟，让小女验明她的所来之处。小女郑重凝视忽然露出小大人神态，说：“痛！”

这可是我不想要的效果！我可不希望让我女儿三岁就留下对生育的恐惧印象。我还是只得说谎，我假装很真实地嘻嘻一笑：“不痛不痛，就跟拉链一样，轻轻拉开，把你取出来就行了。”

“真的？”

就这样一双清澈见底、天真无邪的眼睛，对你进行着追问。我顿住了，我不敢继续说谎。可又该怎么说呢？生育是如此复杂的成年人的事情，对孩子怎么说得清楚？

这时候，一只黑红相间的大蝴蝶飞进我家窗口，恋恋盘旋于我的一盆金橘。“蝴蝶！”亦池惊叫。我几乎也同时惊叫。我们都惊喜万分，立刻去看蝴蝶。不远处又传来一阵狗吠，亦池又立刻竖起小耳朵，还跟着叫：“汪汪，汪汪！”

忽然间，主题自然变换了。倒是把我愣在了那里——我把孩子的疑问当作千斤重担，却正是孩子四两拨千斤。原来——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小孩子没有想那么多。他们只是对自己的存在有好奇感，童话般的好奇，游戏般的好奇，清

浅的好奇，且随时可能被更感兴趣的东西所转移或冲淡。三岁小儿有他们自己无比丰富又洁净单纯的小世界，即使成年人板着脸告诉他们生育的真实情况，他们也未见得会怎么样——就像老人告诉年轻人要“珍惜青春”一样，某些年轻人还是不懂珍惜。人是经验动物，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别人再传经送宝都没有用；人又是生理动物，当某个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别人再传经送宝也都没有用——我获得了一点顿悟，放下了。

然后，我蓄积着科学家的勇气，时刻准备着，将来一定客观而坦率地回答孩子发育以后的再次提问。然而，没有出现这个将来。没有什么一本正经的讨论。一把劲儿攒了二十多年，孩子却再也没有问过“我从哪里来”。

不用说，显然她自己什么都知道了。我才又一次悟到：人是经验动物，是生理动物，同时更是社会动物。逐渐长大的孩子，有她逐渐扩大的社会交往，她会逐渐获得各个年龄段的知识。让我最尴尬的是：我居然一直守株待兔想要硬塞给孩子某些难以启齿的生理知识。

孩子成年以后，尤其当她过了二十岁，开始交往异性朋友，开始谈婚论嫁，开始想象自己生儿育女，“我从哪里来？”这个三岁的疑问，重新冒了出来。这个时候的孩子，也许不再冒失提问，也许假装不感兴趣，也许怕父母难为情而特别

回避这个问题。但我知道，她的确在问，也的确想要答案。这是我亲手带大的孩子，我们时时刻刻朝夕相处亲密无间，我对孩子举止神态的点点滴滴都悉知悉见，我知道她在无声发问。这是与生育生理无关的发问。这次发问直指情感。这才是“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实质：父母为什么要她？她是父母意外的产物还是相爱的结晶？人生盛宴，她是被隆重邀请的贵宾？还是不速之客？

事实上，无论是怎样怀孕的，天下父母心，都同样地爱孩子。有趣的是：恐怕天下孩子，一辈子终究想知道这个答案，比如我自己。因此，将心比心，我愿意，趁现在，我还没有老糊涂，给孩子一个坦诚的答案。孩子的故事，就从序幕开始。尽管在孩子面前坦白自己年轻时候傻乎乎的婚恋，有许多的尴尬，也会重新触痛一些掩埋在岁月深处的创伤，但是，想要告诉孩子她的真实来历，我想我必须勇敢一次。

来自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我的孩子来自于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至少在当年，以我当时的感觉与判断，以及我的朋友、同事、同学和熟人们的说法，那的确有点轰轰烈烈。

说起我年轻时候的婚恋，简直觉得历史是惊人的相似，与现在的婚恋仅仅只是道具和词语不同而已。现在的相亲，当年叫对象；现在的结婚成家，当年叫个人问题；现在的早恋，当年叫“那个”。

当年，也就是二十多年前，我们家家教很严，同时我家大人们已经是屡次“革命”和政治运动的惊弓之鸟，家运式微，生怕孩子们闯祸，约束是倍加严厉，平日连乱说乱动都不可以，“那个”就是绝对禁止的了。那个年代，无论大人小孩，

如果犯了“生活作风错误”，是比杀身之祸更为恐怖的，因为你将一辈子都活在整个社会的羞辱之中。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街坊的一个干部，据说官很大，都是科级了。他平时那个威风啊，上下班都穿皮鞋，笔挺笔挺的呢子裤，夹黑色公文包，走路咯瞪咯瞪的，眼睛从来都不看人，街坊们都会自动闪开，给他让道。可是忽然有一天，他头发散乱了，肩膀松垮了，皮鞋换成破布鞋了，公文包再也没有了，眼睛只敢看地面了，他每天都扛着扫帚、抹布、小桶之类的清洁工具，为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打扫卫生和掏粪。他得久久地候在厕所门口，低声下气地问：“有人吗？”里面没有人了，他才可以进去。街坊都作弄他。“有人吗？”他问了几声都没有人应，可是当他一进厕所，就有女人尖叫着冲出来：“流氓啊——流氓啊——”人们就往他脸上吐唾沫，甩粪土，现场批斗，逼他自打嘴巴子，说“我是流氓，我不要脸，我罪该万死”。不久，他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公厕上写了三个大字“打倒毛”，立刻被逮捕，以公开书写反动标语的行为，被判了现行反革命罪，公判大会很快召开，游街以后就被枪毙了。枪毙当天，他爱人喜极而泣，坐在大门口地上，拿菜刀剁砧板，大哭大笑，对街坊邻居大喊大叫：“他可是政治犯啊，大家都看见他给毙了啊，以后哪个再说流氓，就不要怪我对不起人啊！可怜可怜我的孩子，他们长大要做人的啊！”传说这

个科长的作风错误就是：他作为有妇之夫，却被人发现与单位女打字员拥抱。

“生活作风问题”是一个专有名词，浸透了侮辱和羞耻，并没有随着十年“文革”的结束而结束。真正结束政治运动的是经济活动，而不是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的缺失，使得大众精神生活低迷，道德判断混乱，依然沿袭“文革”方式，依然不会去尊重个人感情，依然不懂得区别爱情与性乱，依然热衷革命、斗争和辱骂。高科技的发达，在给经济带来腾飞和草根民主的同时，博客、微博、手机段子、短信以及微信，将中国的人肉革命，推向更加广阔的空间——这不是题外话，这是十五年以后，促使我同意女儿出国留学的心理因素之一，英国更文明更纯净，人活得更单纯更轻松，我希望孩子比我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

因此，当年我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女儿，一个被“革命”被羞辱的“黑五类”子女，整个学生生涯的十六年其中包括上大学之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两年知青生活，都绝对是洁身自好，努力学习，成绩优异，少言寡语，吃苦耐劳。大学毕业，我以自己优异的表现和成绩，再加上我在大学期间已经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而浪得的虚名，幸运地获得留城，分配到武钢职工医院卫生处，成为一名流行病医生。我父母对我非常满意和自豪，奖励我一块“上海”牌女